

河英雄探險記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黑河英雄探險記

英國華克爾原著
中國連警齋筆述

英國與非洲關係 白人與黑種聯誼

宗教與黑奴問題 王道與霸道情趣

第一章 西非洲黑奴籲天錄 一八二一—一八三七年

一八二二之年。

中國前清道光二年。去年兩廣總督阮元奏禁鴉片烟。法國拿破崙卒。本年巴西獨立。

某日黃昏之夜。在幾尼亞海

灣 Guinea Gulf。

在西非肘腋之間。

一帶低叢櫻欄蔓延之岸邊。有英國巡洋艦二艘。往來邏巡。梭織

匆忙。像價有事。該二艦即英國緝奴艦隊之二巡洋艦也。奉政府祕令。在此一帶海岸。偵緝巡邏。見有販賣黑奴之賊船。則追而捕之。置於刑法。因此處靠近濱尼
Bight of Benin 小港不遠。峽浦淺渚之內。往往有輕便小賊艇。偃帆息柁。藏於
蘆葦深處。以待機會。何時探得港中無緝私之船。該小艇即速划至港內。將擄來之

奴隸。裝於艇內。揚帆而去。或運往巴西。賣身爲奴。或運往古巴。售作苦工。從此天涯地角。便作羣域之鬼。而故鄉之倚門倚閭者。終身不返。聞闔之望石望山者。亦夢魂不歸矣。故偵緝隊之勤務雖勞。而女王之善政則洽浹乎人心。因其偵緝之嚴。及巡邏之密。該販奴賊船。鮮有能逃其法網者。恆爲英國女王緝私隊所捕獲。釋放其肉票。繫勒其奸商。

其年正值四月天氣。日轉北陸。黃昏已近。英國皇家兩條巡洋礮艦。一名羅迷燈 *Mymidon*。一名伊斐真尼亞 *Iphigenia*。在此口岸。緩行巡邏。忽發現一奇形之船。在東邊天外。乘風而來。白帆颼颼。橫掃晚霞之尾。背光視之。分外清切。該二礮艦。同時發令鼓輪迎之。欲得其究竟。該形迹可疑之船。見有英艦迎面而來。賊膽心虛。反轉篷蓆。往影而逃。二礮艦亦貼尾追之。不使眨目。大海無邊。藏非其所。該賊船趁黑影朦朧之際。駛入一石島之內。該石島山上。一無所有。惟蟹舍漁村。兩三家而已。天時已晚。不便搜捕。此處雖是偏僻海島。卻是海

盜巢穴。海寇下岸搶劫。擄掠焚殺。都以此爲根據地。故歐人名之曰雷溝寺 Lagos 土人名之曰哀寇 EKO。卽漁村之意也。破艦甲必丹里克。Captain H. G. Leeke。知其詐。乃終夜不寢。立於崗上。以監視其行動。待東方既白。乃下岸搜捕。無一幸免。

搜查之後。方知此船乃葡萄牙海寇快船。船上滿載黑奴。共一百八十七人。此船乃新造者。下海不過數點鐘。卽爲英艦捕獲。賊頭葡人。登英艦伏罪。手帶鐵鏈。鎖於柵內。黑奴皆被釋放。以備帶於塞拉雷窩內 Sierra Leone 自由城 Free Town 教其讀書。當羣奴自葡船引渡至英船時。黑奴不明就裏。以爲是自此船賣於彼船。故過船之時。羣相戰慄。穀悚不已。以爲死期至矣。因葡人常欺騙黑奴。言如賣在英人之手。英人將以其血染紅毯子。而以其肉釣蛤貝。蓋紅毯爲英人之高貨。黑人購之以爲裝飾品。蛤貝爲黑人所用之金錢。其價甚昂。二者皆爲自己血肉換來之舶來品。故視英人如仇。其愚之不可及如此。以爲此次過船。大命休矣。其驚懼

戰慄也。亦固其所。及至過船。見船面上擺列許多礮彈。羣疑此卽黑人之頭也。船舷上掛有許多風乾豬腿香腸。羣疑此卽黑人之四肢也。而其忐忑之心。於茲益甚。但船主下令。黑奴一律免其桎梏。並可自由行於甲板之上。往來遊眺。日久與水手撕摩習慣。知英人並無惡意。並由水手指明礮彈。實係鑄鐵之球。火腿亦係分蹄之豬。日久漸悟自己真得自由。不再爲奴矣。羣奴中有一幼童。既知英人之意。奮興感觸。乃跑向柵前。向葡賊頭上。擗擗拍拍。一頓臉撓。出其惡氣。而葡賊頭。因被網鎖。不能回手。敬以老拳。惡狠狠向童子大罵不止。諸人辟易。童子猶欲賈其餘勇。搓掌再試。經英國水手勸之始止。該黑童卽此書之主人翁。乳名阿第宰。Adjai。以後爲黑河大主教。更名庫勞德。Crother。與此書大有關係。故以擗拍之聲。爲此書開篇之楔子。

黑童阿第宰。此次所遇不幸。竟而大幸。固爲萬人慶幸。人第知其大幸。而不知其大幸之前。尙有許多大不幸。作爲背景。演爲悲劇。讀者欲知其詳細。請靜坐。

啞言。以終吾說。

話說在幽麓巴

Yoruba 西非黑河上游南城大地名。

大地遠處。靠近森林。有一大鎮。名阿司墩良。

Oshogun。該鎮正衝雷溝寺之大道。

海寇由此下岸。向北直犯數千餘里。村無人烟。所勝之黑極奴。分向各海灘變賣出洋。雷溝寺是出口大宗隱密港。

爲險要。鎮中居民。約一萬二千人。爲西非少有之村鎮。鎮外土牆。登登堅厚。牆外隍塹。寬有數丈。水深丈餘。可謂形勢天險。金城湯池。可攻可守之地也。記得在一八二一年前清道光元年之某春日早晨。居民照常日出而作。是時天朗氣清。惠風和

暢。雖非堯天舜日。禹甸湯郊。然居民方將效葛天氏。歌八閩之章。頓足歎脣。以歌大有。諸婦女正在居室之大圍場中。搗弄山芋。備作晨餐。鞦韆歡笑之聲。渡過嶺外。忽然鎗銃四起。聲震天地。牆角碉樓上瞭望之人。喘噓噓的跑來報告大酋長曰。『穆罕麥德人來矣。』當時鎮上一陣大亂。男子各掇其兵器。升牆抵禦。但回匪人衆。四面包圍。鎮中除老者婦人孺子。能出戰之壯丁。不過三千人。又皆老弱舊器。其何以抗回匪之精器戰術。其初雖身家性命。餘勇可賈。至三四點鐘之後。便

支持不住。某處牆角。已被攻破。守者逃竄。回匪蠶擁而上。逢人便殺。擄其婦稚。遷其重器。劫其財物。火其房。焚其居。大勝而歸。搶獲無算。數千年之精華。一旦爲墟。

今日一場大戰。真是禍自天來。回匪攻入之後。鎮中壯丁。猶爲愛護身家計。奮勇抵抗。巷戰經時。終不能勝。乃呼喚妻孥。使其速逃。其中智警之婦女。輒見機而逃。然家庭瑣碎。子女繁多之婦人。內外有所罣慮。猶豫不能決定。剎那之間。便逃走不得。以故徒手被殺之人。屍骨如山。血流成河。誠開天闢地。空前之浩劫也。所擄之婦人。有帶襁褓者。則拴其頸項。而連以樹杈。有帶小孩者。則結其衣領而羈以鐵鎖。男人則以大木穿連其頸。負其手而縛之。魚貫而行。放火已畢。擄掠已空。乃整隊驅逐。如追牛馬。向雷溝寺進發。中途有頑抗者。則擊而殺之。老弱不能行走者。則鞭笞之使健走如飛。中途有被賣者。則摘串歸隊。骨肉分家。中途因餓病而死者。相繼不絕。死則棄於道旁。如棄敝屣。以故死傷者多。所

得無幾。

阿第宰之父。初亦在三千之內。既至巷戰無效。知大事已去。乃呼其母。帶兒速逃鎮外林中。

阿第宰有二姊姊。骨肉分散。二十五年之後。復過於鄉隙。彼此不相識。

其母因子女過多。未及攜帶。遂全家被擄。放火之際。黑煙沖天。撕殺之聲。赤血濺地。未能逃出村外之婦女。皆被烈火逼於卡角。自由掙擄而去。前文所言太平景象者。未數小時。已成一片焦土矣。

勝負分明。乃定主奴。阿第宰之父。被殺於鎗銃之下。本身與其母其姊。皆爲俘虜之人。被擄之後。馬賊首領。各分贓寶。其母其姊。則分於另一大幫。向內地變賣。阿第宰則分於此幫。向海外貿易。從此天涯海角。骨肉分散矣。阿第宰先被質於一馬販。以身易馬。二十四點鐘之內。連易三主。隨作苦工。等於牛馬。遷徙不定。四方漂蕩。數月之後。又換新主。輾轉來至雷溝寺。與諸同囚者。被賣於一葡國人販。一百餘人。被一繩牽連。拴於頸項。裝於船艙底層。卽於雷溝寺灘外。掛帆遠颺。誰知剛出口未數小時。卽與英巡船羅迷燈伊斐真尼亞相遇。若非甲必丹

里克眼光銳敏。追而捕之。阿第宰與諸同難之人。其將永劫不復矣。該賊船正在揚帆得意。乘風破浪之時。忽見西天邊際。有二巡洋艦。在夕陽之外。賊膽心虛。反風回港。駛入雷溝寺灣內。該處石礁暗起。浪花碎濺。大西洋之潮流。逼峽彌高。幾尼亞之狂暴。過山更急。羣以爲此處如珊瑚海塘之可保無虞。而不知其作法自斃。正如甕中之鼃。捉之更易也。彼阿第宰少年盛氣。大有父風。自被擄後。辛苦艱難。莫不備嘗。數月以來。父母不相見。姊妹手足離散。今復被賣於賊船之上。欲鬻之外國。永遠爲奴。幸遇英船相救。竟得自由。被葡國奸商。慫恿回匪馬賊等。助紂爲虐。寡人之妻。孤人之子。使父被戮。母被賣。二姊散於無何有之鄉。昔作馬上皇帝。今作階下楚囚。冤家見之。豈有不摩拳捋袖。搓掌霍霍。而爲一擊之報耶。彼異教人。輒以眼前報復。爲大快人心之事。其見雖小。其情亦有可原。

記者描寫阿司垢良之浩劫。非鋪張揚厲。奢乎其言。故意駭人聽聞也。當日如此之情況。爲西非數見不鮮之事實。記者曾遊歷西非各處。見有無數村鎮。人煙墟

宵。屍骨與瓦礫成堆。雞犬與狐狸馳逐。其被擄於四方者。則陳列於奴隸之場。隨主人爲轉移。役使則形同牛馬。驅策則不論死生。其苦當不可盡言。讀黑奴籲天錄一書。見湯沐叔之遭際。雖曰言同小說。究竟形近事實。則記者此書之形容。尙不及其萬分之一耳。

自此之後。雷溝寺便絕海寇蹤跡。成爲葡人奸商之一大障礙。甲必丹里克。將被釋放之黑奴。載之船上。加以訓練。向西游巡。路過金沙灘 Gold Coast。象牙灘。 Ivory Coast。 玉米灘。 Grain Coast。迺邇來到自由城。始安心下旋。將羣奴運下岸去。到塞拉雷窩內。英人所設之政府登記備案。復巡洋工作。而阿第宰之兩足。又蹈非洲之地矣。登記之後。即被遣於英國傳道會所開之學校讀書。 Church Mission Society School。 傳道會。簡文。爲 C. M. S. 該教會學校。得一黑童阿第宰。爲其學生。與內革羅族 即黑族 發生關係。此爲第一次。 請記其開蒙教師。 黑族之愛傳道會。而欲推廣其道。與傳道會之得黑族。而能開闢新地。亦自此始。三年之後。阿第宰即受浸

禮。其名大譯於英國本部。乃易聖名爲撒母耳阿第宰庫勞德。Samuel Adjai Crowther。蓋言幼童聰慧。蒙主選召。如撒母耳之自幼供奉也。

歐洲販奴之風。行之已二百年矣。人種滅沒。天良喪盡。骨肉破碎。終身不

還。人道之殘。莫殘於此。英國下議院。因受傳道會即英國傳道會。有悠久歷史之大團體也。之勸告。言英

國應佔名譽之上風。爲大陸驅除此害。因知此種非人道之生意。絕對非基督教所宜

存留者。乃於一八〇七年。

嘉慶十二年。

提出國會。建議取消此種生意。大獲全勝。〇七八

年之提案。不過廢止販奴商業。然已被賣之奴隸。尚未得釋放。至一八三四年。(道光十四年)始通過釋放黑奴之案。王道遂屬英國。

法國國會。於一八一四年。亦

通過相同之議案。於是乎英國巡洋艦。受政府命令。出沒西非洲幾尼亞海灣之內。

偵緝私船。見有販奴船。卽追而捕之。帶至塞拉雷窩內。將黑奴引渡至自由城東之

一保險口岸。登陸釋放。將賊船裂而焚之。免留後患。此保險口岸。以後爲著名之

破奴港。葡人固深恨之也。

語云。人見利而不見害。魚見餌而不見鈎。黑奴商行。爲一本萬利之生意。一

旦令下。平空捨棄。智者不爲。況利令智昏。殘無人道之奴販乎。商權在握。獨霸歐洲。此不僅呂不韋之帝王事業。其利萬世已也。豈有一紙令下。空手放棄之理。人爲財死。鳥爲食亡。中原逐鹿。鋌而走險。故販奴之人。既不得志於舊大陸。乃竟不顧冒險。遠渡重洋。向新大陸進發。而銷其奴品。一面勾結非洲北部回族。過沙漠。進蘇丹。踞黑河上游諸地。得時南侵。如中國之獵猺、匈奴之類。該時非洲西岸海線之長。自佛爾海峽。Cape Verde。約在北緯十三度。南下至內革羅河口。Niger River 即 通 Black River。即 黑河。以其爲黑族之河也。在北緯五度。諸海港。約二萬六千餘英里。沿岸所有海港。可爲黑奴出口地者。約七十餘處。每年約計出口人數。亦有數萬之譜。販至美國沿岸變賣。獲利甚厚。故英國男爵約翰露賽。Lord John Russell 曾著論文曰。

國會通過禁奴案。不過一紙空文耳。金錢在手。誰肯放棄。每年約計自非洲運至美洲。及西印度羣島者。不下十萬之數。此不過指一般受痛苦之黑奴。尚有生活門路者而言。若夫在非洲被擄之後。自內地被驅至海口。途中受種種

虐待。因病痛而死者。尙不在此數。其或有因抵抗而死於非命者。亦爲數不尠。至於婦女死節。男子死義者。其數更倍蓰於此。販至外國之後。其估價留難。輾轉遷延。東西易主。水土不服。因而喪命者。其數更不止什佰於此。總之。販奴商業。視人道如牛馬。戕賊造物。甚有悖於天理。行者不息。作者不倦。可哀奈何。彼蒼者天。曷其有極。

觀此。則知英政府雖欲極力取締。無奈財貝動人。運往新大陸。及巴西者。仍肆無忌憚。照調查所得。一八三五、一八三六、一八三七、三年之內。在自由城釋放所截獲之黑奴。不過一萬三千之譜。每年不過截獲四千餘人。而漏網之魚。運至外洋者。尙不止數十百倍於此。同是黑奴。亦有幸與不幸之分也。

於是英國政府想一釜底抽薪之法。以熄奴禍。以爲作此生意者。多半爲葡萄牙、及西班牙人。乃於一八三六年。道光十六年。納三十萬金鎊與葡國政府。納四十萬金鎊與西國政府。令其多設水上警察。取締本國奸商。乃二國收款之後。陽奉陰違。

杯水車薪。更助其勢。每年運入巴西西印度及美國者。猖狂如故。重利之下。人皆冒險。販奴之風。迄未終絕。

第二章

探黑河英人多犧牲

一七八八—一八三二年

阿第宰庫勞德幼時在野蠻故鄉之故事。及遇險被救在自由城之種種名譽。大爲激動英國人好奇之心。以爲黑族雖屬野蠻。然一旦受上等教育。其成績常有出於白人之上者。因思彼等之野蠻。實環境閉塞使然。若能設法通達而開放之。則黑族亦白人之相等同胞耳。故通國之民。對於黑河之探險。分外有趣。二千餘年。以爲神祕不測之區域。至此行將解幕。猶記昔在紀元前五百餘年時。希臘國有一大歷史家。名希羅竇特司。Herodotus。曾記一西非洲探險故事。言有五人結伴。自埃及起程。向西經過大沙漠。至終尋得一膏腴美地。彼等又經過一片草澤溼地。雲水之鄉。瘴癘之地。乃至一富麗之城。城中有一條大河。自西向東。不可窮極。原文見幽特庇。後人讀書。不求甚解。均以爲是山海經博物志之類。無人注意。Herodotus 卽藝術女神記。第三十二卷。直至十八世紀末葉。世人探險好奇之心。因以復活。故於一七八八年。乾隆五十三年。是年兩廣總

督孫士毅伐安南。復其王。旋復亂。英有地理學家。兼科學家者五人。組成團體。欲搜尋此國始殖民澳洲。明年華升盾爲美總統。

雲水之城。大河東流。所在之地點。所組之會曰。非洲協會。其惟一目的。即是尋

求黑河之所在。但當時地理學家。咸以爲希氏所言之大河。若非干比亞河 *Gambia*

。即是森尼格勒河 *Senegal*。

前者在西非英領大士腰。後者尙在其北。均發源於崗山。向西流入大西洋。黑河亦發源於崗山。向東流數千里。南轉流入幾尼亞海。當

時之人。不知內地情形。故恆臆斷希氏所記者。確爲黑河上游。向東流之一部分。英人只知黑河口是由北向南者。而不知其上游乃是自西而東者。希氏所記。只是上游一部耳。而二河口之繁

盛。或即希氏所言之大城。及膏腴之地。然則希氏言此河自西往東流。不可窮極

者。或告者迷轉方向。誤迎其面。向大西洋。而嘆其灝漢無窮也。

希氏爲大歷史家。當然不能誤聽。五人結

伴自埃及下行。日有筆記。日出日沒。斷然不能至大西洋而誤指爲大河東行。

該五人所組之團體。研究數年。欲有所成。團體第一個首領。名萊得亞。

Ledyard。先被遣於埃及。遵照希氏所言行程。向前探行。其餘則自非洲北岸埤波

Tripoli 地方。向南直穿。穿過曠野沙漠地方。再由塞拉雷窩內北上。直至干比

亞。往來搜尋。跋涉冒險。行蹤如網。軌跡擲梭。所得結果。不過聞聽謠言在大西

內地。有一大河。而其方向着落。及出口地。均無從探知。然則非洲協會。所得結果。不過如此。此河惟販黑奴者知之。該時如向亞拉伯人及葡萄牙人探聽消息。或能知其大概。然彼等視此爲神祕。豈能語人。

其後至一七九五年。乾隆末有一蘇格蘭之青年。外科醫士。名孟固帕克 Mungo

Park。欲獻身社會。甘心犧牲。至協會投効。願膺探險差務。協會允其請求。卽命

其由干比亞東行。向前直進。冒險以求之。此青年醫士。具奇異之膽識。秉堅決之

勇心。向不可靠之目的。直衝前進。不虞艱險。身騎羸馬一匹。隨侍黑役二人。有

鳥鎗二支。皮司得

卽小手鎗

一對。除此身外無長物。一路之上。常被盜賊襲擊。擄其所

有。大部落。小部落。無不留難。尤貪得無厭。索其惟一之外衣。但帕克之爲人。

溫柔恬靜。從未與人交關。以故雖物質微受損失。精神卻健旺如常。而其性命亦因

之得以保存。雖其粗笨如牛之穆爾侍者 Ludamar Moors。亦得囚而禁之。繫而嘲

之。思種種方法。以調笑凌辱之。無所不至。帕克爲欲達其目的。皆一一忍受之。

有時口渴如吞炭。至井邊喝水。土人羣起而逐之。如叱喪家之犬。將水奪過來。倒